



彭大将军

上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彭 大 将 军

(上)

黎 静



责任编辑：袁殿池
封面设计：高荣生
封面题签：李延沛
插图：陈晋容

彭大将军

(上)

黎 静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

佳木斯印刷总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印张 20 2/16·插页 3·字数 411,000
1983 年 9 月第 1 版 198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

统一书号：10093·537 定价：1.80 元

山高路险沟深，
骑兵任你纵横，
谁敢横枪勒马，
惟我彭大将军。

—毛泽东

彭真题词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延安保卫战为广阔背景，生动地展现了以彭德怀为代表的我军高、中级指挥员及普通战士、竭忠尽智、力挽狂澜、气壮河山的战斗风貌，深情地礼赞了彭德怀丹心昭日月，刚正秉千秋的伟大精神。该书笔力雄健，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情感真切，感人至深，为我们了解彭德怀的革命生涯，提供了一幅真实、传神的画卷。

老作家黎静延安时期曾在中央警卫营工作过，后来一直转战于西北战场，对中央领导同志戎马倥偬、席不暇暖的斗争生活了解甚详。十年浩劫过后，他怀着对彭德怀崇敬的心情，不顾疾病缠身，奋笔疾书，以“金钰描绘风云变色之壮丽”，终遂夙愿。这部作品，在真实的历史事件基础上，经过作家提炼和艺术加工，显得更为集中、典型，既可当小说来读，又可作为革命历史教材。



作者近照

目 次

第一 章	狂 欢 之 夜	(1)
第二 章	金 陵 雾 暗	(10)
第三 章	棋 局 未 定	(21)
第四 章	临 危 受 命	(35)
第五 章	为 国 捐 躯	(51)
第六 章	谁 是 强 者	(67)
第七 章	将 军 本 色	(78)
第八 章	告 别 延 安	(90)
第九 章	同 床 异 梦	(109)
第十 章	瓮 中 捉 鳖	(117)
第十一 章	刺 梅 飘 香	(131)
第十二 章	当 面 请 罪	(143)
第十三 章	强 攻 蟠 龙	(153)
第十四 章	礼 炮 声 声	(176)
第十五 章	黄 瓜 风 波	(192)
第十六 章	对 唱 山 歌	(208)
第十七 章	海 市 蜃 楼	(227)
第十八 章	水 滴 石 穿	(246)
第十九 章	畏 谤 拒 谄	(260)
第二十 章	不 眠 之 夜	(272)

第二十一章	当机立断	(285)
第二十二章	伟大转折	(299)
第二十三章	银镰飞舞	(317)
第二十四章	西风落叶	(334)
第二十五章	肝胆相照	(349)
第二十六章	当头一棒	(371)
第二十七章	露出马脚	(387)
第二十八章	誓报血仇	(403)
第二十九章	意外召见	(428)
第三十章	委以重任	(443)
第三十一章	军令如山	(452)
第三十二章	战地情话	(462)
第三十三章	难度年关	(471)
第三十四章	深夜送图	(481)
第三十五章	老司务长	(488)
第三十六章	各怀鬼胎	(496)
第三十七章	骄兵必败	(504)
第三十八章	反省室里	(534)
第三十九章	秀兰救驾	(549)
第四十章	月夜出访	(562)
第四十一章	铁壁铜墙	(584)
第四十二章	气壮河山	(601)
第四十三章	名标青史	(618)

第一章 狂欢之夜

月圆星疏，金风送爽，人声鼎沸。

抗战胜利的喜讯，犹如一声霹雳从天外飞来，震得大地都颤颤悠悠的。革命圣地延安顷刻间沉浸在狂欢的月夜之中。

延安的夜空镀上了一层耀眼的金辉，风物多姿的山川、河流都闪着红光。狂欢的人流涌上街头。鞭炮声、锣鼓声震耳欲聋。喜泪化作倾盆雨，豪情飞上九重天。雄奇高耸的千年宝塔，今晚显得十分威武与气度不凡。她在风雨飘摇的岁月中不知度过了多少个血泪春秋，阅尽了几多人世沧桑。她飞檐下的紫铜风铃，奏起了激昂、欢快的胜利乐章。悦耳的风铃声与欢庆的声浪交织在一起，那么和谐，那么令人心醉。

日本投降的捷报飞遍了延安，飞遍全中国，也飞遍了全世界。此刻全国人民和延安人民一道都欣喜若狂。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经受了一场空前浩劫，一场生死存亡的大搏斗。如今胜利了，怎能不普天同庆呢？火红的巨流从桥儿沟浩浩荡荡涌过来了，从王家坪涌过来了，从杜甫川涌过来了，从四面八方涌过来了，在南关新市场汇成了灯火的海洋。这蔚为壮观的场景，叫人怎能不热泪盈眶呢？

人们唱啊，跳啊，拥抱啊，高呼啊，仿佛一切外在的形式都无法表达内心的狂喜之情。你明明看见每个人都在唱，

都在高呼，却听不到他们唱的是什么，喊的是什么。你能看到的，是一张张被狂喜涨红了的面孔和晶莹的热泪。你擦去我脸上的泪水，我抹去你头顶的汗滴。挤倒了，马上有人把你拉起来，搀扶着你继续前进。在这狂欢的时刻里，没有相识与不相识的界线，也不分男女老幼，你拥抱我，我拥抱他，“日本投降了！”大家挽着臂膀互相叙说着，“同志呀，可熬到今天了！”

新市场，延安最繁华的商业区，所有店门都敞开着，所有的店主都将能吃的、能喝的通通地端了出来。门口摆下条桌，桌上铺着大红被面，放上水果、香茶、糕点、肉食和太白酒，特别是红皮鸡蛋最招人注目。这叫喜蛋，在陕北只有在三种喜庆日子才能吃喜蛋：娶媳妇，做寿，娃娃过满月。这时几乎所有的店家、住户的门口都摆下了喜蛋，这可算是大喜中的大喜了。“同志，吃个喜蛋，喝口太白酒吧！”你不吃主人就动“武”了：一个人拉着你，另一个人就往你的衣袋里装，往你嘴里塞。有一个婆姨家，一面哭着，一面央求人们吃她做的喜蛋。她说：“好他大哥哩，这不是天神神显灵，也不是地神神救生，是咱受苦人死呀活呀硬撑了整整的八年呀！如今小东洋在咱受苦人脚底下投了降，咱怎能不吐吐憋在肚子里的那口闷屈气呢！快吃，今格吃上一颗喜蛋，明格天红大半，讨个吉祥吧，好你哩，快吃！”

出了什么事，为什么狂欢的人海眨眼间静了下来，同时注视着一个方向。

在新市场前门口，左边的土坷堆堆上，出现了一个高大、魁梧的背影。他穿了一身已经褪了色的旧军装，头上戴着整

洁的军帽，腰里扎下一条枣红色的皮带，小腿上打着上下一般粗的裹腿。他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地看着人海，有时他抬起右手在脸上抹一把，有时又用双手卡住皮带的两端。他是谁呢？这背影怎么这么熟悉呢？就在人们疑惑的时刻，他转过身来，一双深情、慈祥、湿润的眼睛热情地迎接着人们。

“彭总！”

“彭德怀！”

“彭副总司令！”

“老彭！”

人们亲切地呼唤着。平静的大海骤然翻腾起来。这是波涛滚滚的海洋啊，后浪拥着前浪直向彭德怀奔来。彭德怀不觉微微一震，看着一张张并不熟悉可又十分亲切的面孔，他胸中开始擂起鼓来。鼻腔象受到意外刺激似地酸胀起来，两汪汪泪水溢满眼眶。他伸出那双粗壮的大手，握住向他伸来的手，随着人群奔下土堆，象一滴洁净的露水将自己也溶汇到人海里……

彭德怀也是在两小时前得到这个喜讯的。当时，他正和警卫员下象棋，当他自认胜利在握就去攻击对方的要害部位时，突然，闯进来警卫员小刘。他扯着大嗓门吼道：“老总，日本鬼子投降了！”彭总还没有反应过来，他专心下棋，虽然耳朵听见了，可仍然认为是小刘在乱起哄。他侧头一看，见闯进来的小刘象根木头桩子似地立在门边，脸上洒满了泪水，彭德怀就刷地站了起来，一把抓住小刘的手臂：“真的？”

小刘一边擦着脸上的泪水，一边连连点头。就在这工夫，他的秘书手拿电报也跑了进来，彭总急忙抓过电报，专注地

细看起来。彭德怀，这位沙场上的老将，再也抑制不住聚积在胸口的激情，他象个小伙子似地在地上连蹦带跳的，将仍在棋盘前的警卫员小李拉了起来，又将一盘未下完的棋子抖落到地上。警卫员被彭总的激情惊呆了。他在心里对自己说：“妈呀！该不是他中了邪吧？”直到看见彭总那饱经风霜的脸上也挂满珍珠似的泪水时，警卫员才放下心来。于是，他们也跳了起来。刹那间，这小小窑洞里，欢声笑语不绝于耳，人们胸中的激情，怎么也按捺不住了。

“有酒吗？”彭总猝然问道。

“没有！”警卫员回答。

“拿水来！”彭总说完忙在棋桌上摆下了四个老碗（粗磁碗），接过警卫员手中的水壶，往碗里倒满了水。然后，他严肃地整整军风纪，对同志们讲：“同志们，中华民族是个英雄辈出的民族。让我们以水代酒，庆祝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吧！”说完他们四个人将四个老碗举起来，就象四朵骤然怒放的荷花簇拥在一起，接着听到一声清脆的叮咚声，他们就将这舒心的“胜利酒”，咕咚咚喝了下去。

警卫员小李是个聪明的小伙子，虽然他不曾细问过老总的往事，可他晓得彭总这几年可真是风餐露宿，艰苦倍尝啊！如今见他这样高兴，心上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滋味。出于感激之情，他和小刘又把四个碗倒满水，他先端起一碗对彭总讲：“彭总，头上是天，脚下是地，你为抗战出了大力，这些天地共知。如今胜利了，我和小刘代表我们的爹妈和村里的父老兄弟们敬您一杯水酒吧！”说着说着不知为什么小李小刘都哭了起来。老总是个有名的硬汉子，刀放在脖子上都没流

过泪，可此刻在两个小鬼面前，被他们那种真诚、深厚的情谊感动了，眼里的泪水直滚下来。他深情地看着这两个不满二十岁的小鬼，口中讲道：“我喝，我喝。”说完他一口气喝下去。彭总把碗放下，头也不回地走出了窑洞。王秘书，小李和小刘紧跟了出去。

……

几十个颜色各异的大海碗举到彭总面前。刚从地下挖出来的老陈曲酒散发着浓郁的芳香，一双双恳求、期待的眼睛深情地望着彭德怀。彭德怀双眼湿润，嘴唇紧闭，歉疚地谢绝人们的好意。他在想：我彭德怀有莫子能耐？怎敢接受这种大礼？只有人民群众才是真正抗日英雄，他们是受之无愧的。于是，他向眼前的人们敬了一个举手礼，慢慢地讲道：“同志们，最高的奖赏莫过于人民的信任，我彭德怀领情啦，可这碗酒我不敢接受。我和你们一样，只是做了一点应该做的工作。谢谢同志们了……”

听彭德怀这样一讲，人群中活跃起来了。

“彭总，你是有功之臣！”

“老彭，你是我们信得过的将军！”

“彭德怀同志呵！我们最了解你！”

“请你喝下这碗老酒吧，只当我们敬给您的！嗯？”

彭总从未想到过自己是有功之臣，更不是莫子英雄好汉，但他确信，眼前的同志们丝毫没有戏弄他的恶意。在荣誉面前，这位戎马倥偬的将领为难了。最后，一个涌上心间的念头解开了他双眉之间那个死死的结子，他向争表敬意的人们频频招手。当人们平静下来时他感激地说：“我斗胆地接受你

们这碗酒，让我们一道为那些死难烈士，和那些为中国独立自由而献出宝贵生命的国际友人，献上这碗酒。”说完，他规规矩矩地立正，双手托碗，举碗过眉梢，而后九十度地弯身向地，轻轻地将满满的一碗酒，泼洒在黄土地上。陈酒入土，刹时冒出一层细碎的银白色水泡。守在彭德怀身边的人，都哑然无声，面面相觑了，只有那淌不尽的泪水呀，在默默地流着。

彭德怀随着人群向前走，突然看见一双熟悉的眼睛——一双深情、慈祥、善良的眼睛。他连忙分开众人，来到一位年近七十的老奶奶面前。这老人家头上包着一块黑包头巾，双耳边洒下一片银霜，上身是一件深蓝色带大襟的夹袄，肩头补下两块月白色的补丁，下身是一条黑色的手工粗布，宽裤脚的裤子。一看这穿戴就知道她不是外乡人。彭德怀急忙迎上一步，握住老奶奶多褶的双手，问：“您老人家也来了？”

这老人家有一段时间曾经是彭总的房东，她掀动着干瘪的嘴唇说：“我来找你有件事，偏偏遇上了这大喜的日子……”

话没说完，沸腾的山川里跃出来无数条火龙，原来是秧歌队出场啦。鲁艺的花篮舞，延安大学的龙灯舞，留守兵团的大秧歌舞，中央直属机关的跑驴舞，西工团的伞舞，民众剧团高跷队，北关的狮子舞，杜甫川的旱船队和各机关的秧歌队不约而同地来到新市场前，拉开场摆开阵势，表演起来。广场上，绚丽的色彩，动听的音乐，精湛的表演艺术伴着灼人心肺的激情，真叫人目不暇接，心花怒放啊！这些艺术家把自己的全部感情，精心地编织到表演艺术的花朵之中，这

才叫真正艺术呢！

彭德怀扶着老奶奶，顺着人流往前走。警卫员小李，小刘站在老人家身两边，护卫着老人游动在人海中。这时，老奶奶从手中的布口袋里掏出几个红皮鸡蛋，放到彭总手里，说道：“几年不见你，真想你呀！也不给我捎个信。”老彭手捧着红皮鸡蛋，心里火辣辣的，一时不知对老奶奶说什么才好。

彭德怀肃然而立，看着手上的红皮蛋，心想：谁说我彭德怀没有亲人，父老乡亲就是我的生身父母！老奶奶抬头，见彭德怀愣在那儿不动，低声地对他说：“我找你还有点小事，不知你能不能帮我一把。”彭总忙问：“有莫子事？”老奶奶把身边两个一般高的男娃娃推到老彭身边说：“你还认识这两个娃吗？”彭德怀弯下身去仔细地看看这一对虎头虎脑的小男孩。他认出来了，就笑着说：“是大宝、二宝吧？”两个孩子一下子扑到彭总身前，齐声叫道：“大伯，收下俺哥俩吧！”老总连忙拉住两个孩子，略有迟疑。老奶奶忙说：“还记得那会你是怎么规劝我的，你说：等孩子长大了，叫他们为亲人报仇。眼下小日本打败了，可还有那老蒋哩。娃们长成半截子马桩的人啦，我思谋着自己队伍上还需要人，送到你手里也就放心了，收下娃们吧。你是长辈，娃娃有个不是处，你打也打得，骂也骂得，只是不要叫他们走上歪道道。”

彭德怀的心头上突然觉得增大了负荷力。在他的前半生中，这样的事情往少说，也有几十起。人民，就是如此地信任共产党，每当革命事业遇到困难的时候，有多少母亲、妻子将自己的亲人送到部队上来。虽说他们明知道今天送走的，

明天未必能再回来，他们仍然不断地给革命输送着生力军。老奶奶为什么还要把两个孙子送到队伍上来？老总有点解不开这个疙瘩，便转身问老奶奶：“老人家，现在日本投降了，您老人家为莫子还把娃儿送到部队来？他爹妈愿意吗？”

老彭的一句话碰到了老奶奶的伤心处，那双慈祥、善良的眼睛立时腾起火焰。多年干枯了的泪泉，此刻又溢出滴滴泪水。老彭哪里晓得，他离开老奶奶所在的山村之后这几年发生的变化。老奶奶接过老彭递过来的手帕，轻轻在两颊上擦拭了一下，说出了她家新的不幸遭遇：“去年秋上，鬼子进了太行山，我那二小子在咱部队上当了一个排长，在村里执行任务。就在那天晚上，日本鬼子没有来，可阎锡山的双枪兵倒闯进村来了，拉人，抢东西，放火，糟蹋婆姨家。二小子的秉性你是知道的，就带上全排的同志打进村去，消灭了双枪兵，救出了乡亲们。这时敌人的一个营长从背后向他开了两枪。二小子的媳妇是妇救会主任，打游击那阵子她上过山，也是个烈性子。她听到这个消息，抄起菜刀就要冲上去和敌人拼命。全村上的人说死道活地才把她拦下来。一听说日本投降了，她就催我带上两个娃儿到延安来找你。现在见到了你，把两个娃儿交到你手里，我的心愿也就了啦。”

如果不是在狂欢的人群之中，老彭听了老奶奶这席话，会深情地向老奶奶讲讲心里话的，鱼水之情重于泰山呀！彭德怀转身对小李讲：“把老人家接过来。”老彭又对老人说：“到我这住下，好好地拉拉家常，行吗？”

“看你说的，我要说不行，那不是见外了吗？”说着她伸

出手来在彭德怀的肩头、胸口上抚摸着又说：“看你瘦多了，有啥事叫你操心呀？我不是给你讲过，不管碰到啥难处，只要有我们自己的队伍在，就不犯难。我们喝的是长流水，只要源头不干，水总是要向前流的。”说完她动情地大笑起来，彭总也笑了。

警卫员小李扶着老奶奶，挤出狂欢的人海，向前走去。两个虎头虎脑的男孩子不时转过头来，向人海中的彭总望着。

狂欢的人潮水般地涌过去，涌到了南关。

彭德怀却仍然站在原地沉思默想，往事涌上心间，他怎能不感慨万千呢！他轻轻地转身挪步。当他渐渐抬起头，眺望广阔无垠的长空时，一弯新月正在神秘地向他窥视，好象它也听到了老人家对他讲过的那一席肺腑之言。彭德怀漫步走着，大地上平整整地铺下一片银色的光环，一个平常、结实的人影悄悄地印在地上。这人影在缓缓地移动着。就在这时，从遥远地方传来几声报晓的鸡鸣声，新的一天开始了。曙光渐渐洒到彭德怀的脸上，彭德怀暗暗地说道：“人民养育了我彭德怀，我不会去玷污人民的荣誉，我愿意一辈子做人民的上马石！”

东天边抹上一片比枫叶还要鲜艳的色彩。